

韋惠英

青田教育中心總編輯

青田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(香港政府註冊公共性質慈善機構)

1961年入學；鳳社社員

採訪及撰文：霍靄明



認識韋惠英師姐，大概要從若干年前筆者有幸採訪第一屆畢業同學的周年聚餐說起，當時筆者仍然是一名學生，只記得場內氣氛熱鬧，各位師兄師姐彼此十分友好，也很樂意將一個又一個他們的小故事告訴筆者。後來，筆者投身教育，竟在一次教學心得的分享會中重遇韋惠英，當時師姐是主講的嘉賓，筆者也乘此機會，邀請師姐接受訪問，與各位校友分享一下她的生活經驗。

「愛閱讀的孩子，常懷喜悅。」

自小喜愛閱讀的韋惠英，於筲官建校初年加入學校，是建立學校圖書館的拓荒者之一，當時的她，負責包書、分類等工作。這心志一直延續，後來，她在美國Vanderbilt University Peabody College完成了圖書館管理學碩士學位，之後，她當過中學教師、圖書館、及少年兒童圖書編輯，1992年創立了青田教育中心，致力研究0-14歲兒童中英語文閱讀、教學、編輯及出版等工作。

眼見不少香港的學童由踏入小學的一刻開始，書包載著的由快樂和好奇，變成重擔與挫敗，韋惠英深感此現象，特別是小學英語的教學有改變的必要。喜歡解決問題的她，走回前線，得到紐西蘭Wendy Pye Ltd.的協助，和志同道合的教育界朋友，於2001年在一所「街坊學校」進行為期六年的「青田陽光英語綜合教學法」行動研究，探討採用地道英語故事、唱歌、有系統英文拼音、文法教學，課前預習、每天聆聽CD、朗讀、交錄音功課、多讀多寫、適當適量的英默、評核等策略來培養小學生的自學能力，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。

「我們試教的小六同學所讀最長的課文有1300多字，學生作文平均有150多字；升上初中，無論是就讀英中或中中，中、英、數三科中，學生認為最淺的是英文科。往後一屆的小六生更在07年年底全港英語話劇比賽公開組中，用小五課文Martin Luther King為劇本，取得亞軍。這些結果讓我更相信只要用對了方法，孩子是可以學得更多和更好，並得著自信和學習的樂趣。」

「要讓孩子有一個快樂的童年，好叫他們長大後心裡也有一個安全的家，可以隨時回去。」

韋惠英認為，今日社會上對「成功人士」的定義一般過於狹隘，以致教育偏重成績，而忽略過程，也忽略品德培育。成績不好的孩子，童年都免不了蒙上一層陰霾。相比之下，韋惠英的童年與學生時代可算是滿受祝福的。

小時候，家裡是做生意的，父母親雖然常要在店子工作，對培育子女卻甚有心得。韋母常教導子女：「只要是對的，傭人的話也要聽；不對的話，外婆說的也可以不聽。」而當孩子犯錯，韋父都會不厭其煩請他們「飲咖啡」，單獨傾談，不會以當眾破口大罵來羞辱孩子。從父母親身上，韋惠英明白判斷是非的技巧，也學會以理服人，而非以權威壓制他人。父母總不能（也不應）將所有東西也供應給孩子。令他們學會獨立生存、以敬待人，這是作為父母所能給孩子最寶貴的禮物。

來到筲官，可能由於當時校長是西人的關係，對學生管教之作風比較開放，著重建立學生的自信，而老師亦十分重視學生的成長需要。韋惠英記得任教英文和西史的Ms Alice Chan上課時說過：「We are equal under the same roof.」「眾生平等」的觀念；沒有誰比別人高貴，也沒有誰應該妄自菲薄。另一位叫韋惠英難忘的老師是任教地理的Ms Eva Ho。中五考模擬公開考試期間，韋惠英病倒了，不能完成考試。病癒後，她把試題做好交回老師，Ms Ho在班上讚賞她的試卷答得很好，值得同學參考。

歷年校內考試成績都在十名內，最後會考成績卻只得九科合格，但韋惠英並沒有因此而被「打扁」。

「老師對我的肯定、父母的關愛，加上學校積極建立學生的自信，都使我能『跌倒了，站起來』。我覺得公開試的評核方法並不適合自己，故沒有選擇重考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性向，走自己的路。」

看似老生常談的道理、微不足道的舉動，已經足夠叫一個人畢生銘記，叫她抱緊明辨是非的原則，叫她相信自己，也叫教育孩童的意念在她心中萌芽。



1966年領袖生和校長、副校長及老師



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兩年後回校探訪



1962年筲官女童軍(香港第23旅)成立日



女童軍探訪男童軍



直到今天，韋惠英與其他第一屆的同學和老師仍然每年聚首



韋惠英與小六學生合照

筆者按：

訪問至今已接近兩年的時間，筆記一直沒有空整理成文，在此謹向韋師姐致歉。兩年後的今天，回想訪問當天的情形，細節有不少已經遺忘，可是那份敬佩猶在。在教育事業中，不少人可以打滾一輩子，可是並不是所有人也可以保持那種像起步時的那種火熱，韋惠英是少數中的其中一位。在安份因循與實幹創新之間，她選擇了後者。